

品读龙门

陈鹏飞

朝代的更迭,记述着文化的延绵。

夏日时节,迈入洛阳龙门西山,只见岸边垂柳轻摇,山顶翠柏苍郁的龙门山和苍翠的香山隔河而立。碧波荡漾的伊河从中穿过,两边张开的山壁似卢舍那大佛的双臂,将尘世间万物拥揽入怀。漫步在杨柳拂面的伊河边,只见青山绿水的自然美景与巧夺天工的精美雕刻交相辉映。

每次到龙门都会有新感觉、新感悟。行走在岸边的石道上,抬头仰望这座凝聚着厚重尘烟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山峦,只见石窟依山势而凿,有大有小,向山顶递进延伸。龙门石窟始创于北魏,兴盛于大唐,终结于清末,这一座座密布在伊水两岸峭壁上的石窟,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承载着

拾级而上,漫步在一座座石窟前,细细品味,慢慢琢磨,用心灵去感受。这大窟小龛,刻凿着或大或小、或站或坐、或歌或舞形态各异的佛像。无论是北魏古阳洞、宾阳洞中佛像的秀骨清姿、潇洒飘逸,还是隋唐的潜溪寺、敬善寺、万佛洞中佛像的饱满丰盈、典雅大方,它们既有个性的张扬,又有和谐的统一。

站在奉先寺与开凿于唐高宗咸亨三年的卢舍那大佛“对视”,当年盛极一时的奉先寺已化作千年风雨,卢舍那大佛慈善的目光一如既往地注视着华夏儿女,嘴角依旧微微露出神秘的微笑。这些精美绝伦的佛像把对

比、夸张、烘托、渲染、点睛运用得恰到好处,彰显了无数能工巧匠的奇思妙想。

虽然历经千年的风雨和无数次劫难,众多的佛像也已残缺不全,但它们留下的,仍能再现那个朝代的文化、艺术、宗教、服饰等的精髓。

走过通往香山的那座石桥,此刻,一只只白鹭在河面翱翔,鱼鹰和鱼在伊河中追逐。置身于香山的青松翠绿中,倾听着香山寺悠扬的钟声和诵经的梵音,欣赏着雕刻艺术中的一件件精品之作。

追思这座雕刻艺术宝库,这2300多座洞窟,11万多尊的佛像,2800多品碑刻题记,50多座洞窟,若

是没有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和开拓创新精神,如果后续没有大唐雄厚的人力物力的支撑,没有另外几个朝代的开凿延续,怎会在这龙门山的东山和西山留下这美轮美奂的千古石窟精品。

历朝历代有多少能工巧匠、文人墨客,离家游子在归家无期的日日夜夜里,露宿餐风,用生命之念、智慧之灵、艺术之手,一锤一钻、一刀一钎诠释着心中的佛,把碳酸盐岩化作经典和永恒。

“香山石楼倚天开,翠屏壁立波环回。”低吟着白居易在香山寺留下的诗句,进入与卢舍那大佛一衣带水的香山白园。白园格外幽静,有文人

墨客的雅致。穿过青竹环绕的小径,跨过盈盈一碧的白池,沿着青谷旁崎岖的山道,走到琵琶峰白居易的墓前。郁郁葱葱的松柏环墓挺立,花草有情,四季轮回为诗人遮挡着风霜雨雪,讲述诗人当年“纱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的洒脱。

松柏有灵,涛涛松声颂唱着诗人的高风亮节,“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为民请命、为民造福的壮举令人赞叹。

时光如梭,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妖娆多彩依然炫美。今天的龙门,白天以澄碧为底色、夜晚以灯光为画笔,这幅绚丽的诗和远方艺术画卷不正是令人向往的吗?



夏花

刘佳琳

夜展开飞翔的羽翼
探索一朵花开的秘密
山峦蛰伏在一片温柔的绿意
如巨人的身躯
婴儿的思绪
你清澈,所以你简单
我仔细研读过大地的纹路
早已隐秘在历史的长河中
只有重复的夏季
定有花开的声音
只有敞开心扉的人才能获知
大自然的节奏
在世俗的争斗中
一片平和
一片激昂
疫情过后的温暖
大地轮回的新生

麦

(外一首)

杨军

这是父亲六月矗立
在大地上的筋脉
他那农民式沉甸甸的身躯
弯下去,用脊梁拨动着大地的音符
脚掌在麦田里抒情着,写出了
小麦色皮肤上赤裸的晶莹
那是晶莹剔透的汗水
泡软了泥土的芳香,让根基深扎
在和着脉搏一起跳动的心脏
它被阳光放大
影子里出现一个个坚实而铿锵的足印
叠成阡陌,叠成纵横的梯田
留给后来的耕耘者
这是父母生活的“抖音”
在麦田的“互联网”里交织
他们繁衍出“枝繁叶茂”的子嗣
蹂踏出凹凸凸凸平平仄仄仄的正腔圆
在父亲的脊梁上
有故乡这个粉丝

父亲的田野

一阵热浪掠过,田野就笑开了
围着村庄摇晃着,多像父亲的脸
在阡陌间闪动,闪烁着绿油油的毛发
乡亲们陶醉在泥土的香气里,放眼着
大片绿,圆形绿,小片绿,矩形绿
绿色田野里有绿色的植物
和一样性格的人
说出的话和播撒的种子
也会长出绿色的苗
枕着绿色的枕头,
枕着绿色的田野做梦
抱着田野,抱着绿色生活
这就是我父亲的田野,
每一天走进土地
都有一片绿色垫脚
父亲的田野啊,有那么多绿色
短短的,长长的,尖尖的,甜甜的
这些不规则的绿,正在
品味着夏日阳光,品味着麦香,品味着
阳光下的风情万种
斜倚门框静静地遐想着
开在时光深处的一朵夏花
幸福而又娇艳地开在我的诗里

蛙声入诗如管弦

李盛仙

一声蛙鸣,叫醒了乡村夏天。没有蛙鸣的乡村缺少生机,没有蛙鸣的夏天没有诗意。

蛙声,是夏天最美的乐章。每到夏日雨后,池塘水涨,夜幕拉开,你会听到四处蛙声轰鸣,响成一片,煞是热闹。蛙声一旦进入诗人的听觉,凝练为诗句,就有管弦之美了。

国人对蛙情有独钟,自古有之。唐代诗人韩愈说:“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唐人张籍的《过贾岛野居》诗中就说:“蛙声落草庐庭间。”在张籍看来,蛙声和青草是隐士的标配。诗人韦庄有一句诗说:“何处最添诗客兴,黄昏烟雨乱蛙声。”在韦庄这里,蛙声已成为所有诗人的伴侣。

蛙声是诗意的夏夜曲。悦耳的蛙鸣,激起了诗人无尽创作灵感。吴融的《阙乡寓居十首·蛙声》:“稚圭伦鉴未精通,只把蛙声鼓吹同。君听月明人静夜,肯饶天籁与松风。”则把月明人静之夜的蛙声,描写得胜过天籁之音。嵌入了美妙蛙鸣的诗句,也勾得无数的后来人,总喜欢走进大自然,去感受贾岛在《孟夏》里“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的美妙。《孟夏》一诗让人读之如管弦在耳,心驰神怡,仿佛置身于水乡仲夏夜之中,别有一番情趣。

蛙声是丰收的歌。唐代诗人章孝标在《长安秋夜》中说:“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蛙声重,说明雨水充沛,预示着五谷丰登。青蛙是农作物害虫的天敌,是农田的忠诚卫士。正因如此,便有了宋代范成大“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的诗句,而辛弃疾更是在词作中发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赞誉。

唐代周朴《春途中寄南巴崔使君》诗中就这样写道:“旅人游汲汲,春气又融融。农事蛙声里,归程草色中。”伴随蛙声,干点农活,应觉十分惬意吧。

其实,咏蛙最有名气的还属赵师秀,他的《约客》这样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听着这样的蛙声,心里定有一种颇为温馨的感觉。正是这处处蛙声,烘托出了当时周遭的清静。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核心所在。宋代曹鹳有诗云:“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此时,林间远远近近的莺啼刚刚停息,青草池塘里的蛙声,却此起彼伏地热闹起来。然而,热闹终输于空静,因为周遭安谧若水,蛙鸣使夜色更加恬静。如斯情境,谁不向往?

蛙声虽然没有莺歌轻盈,没有百灵婉转,没有黄鹂清脆……但能在水中如同管弦一样发出美妙之声的,我想非蛙莫属。

听到蛙声,想起田园风光以及雨后初霁大地的清新,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碗抱一枝莲

王太生

一碗、一案、一枝莲,暗香浮动。清代沈复在《浮生六记》里说,“以老莲子磨薄两头,人蛋壳使鸡翼之,俟雏成取出,用久中燕巢泥加天门冬十分之二,捣烂拌匀,植于小器中,灌以河水,晒以朝阳,花发大如酒杯,缩缩如碗口,亭亭可爱”。

这就有些像老儿童,举止夸张,如一幅漫画。他把莲子两头磨尖,塞入生鸡蛋中,在母鸡孵蛋时夹带其中,待小鸡雏出壳时取出,用燕窝泥加中药天门冬拌在一起,放入一个钵盂,钵中舀河水,引早晨的阳光滤晒……这样,开出的碗莲,有酒杯那么大。

苏州人善种碗莲,从前有个叫卢彬士的老人,他所侍弄的碗莲,开始叫钵莲。莲花冰清玉洁,在他

以为,须用定窑、钧窑烧制的精细古碗,方能种植,碗莲由此得名。生活温润的苏州人,夏季多种碗莲,栽出一缕荷韵清香。

莲生池塘,惹人爱。一粒莲子,放在容器中清养,像沉淀水底,一动不动的鱼,吐纳一串小气泡,方寸之地,萍叶暗生,莲心吐蕊,兀自开放。

门前几行垂柳,屋后一片池塘,下雨的时候也不感到寂寞,有雨点在荷叶上弹唱。

倘若宅后没有池塘,爱莲人把莲用碗来种。莲在碗中,亭亭玉立,枯坐案头旁,便也能享受到荷塘清趣。碗莲不独是文人喜爱,有情趣的人也会养一碗莲。我到一食品厂访友,见简易办公的房舍前养了几缸荷花,屋内桌上名片缭乱,落一层灰,置一碗莲,主人忙里偷闲时

便看上几眼。又在一棚户民居见有人家用旧脸盆养莲,置于屋檐下,隐隐有生气。

装碗莲的容器,可以用一只青瓷莲花钵,也可以是一只紫砂小盆。莲只要一掬清水,便会有站立舒展下去的理由。

此时再添几尾小小红鱼,在莲根须尾部戏游,“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一只碗,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

疏疏清水碧叶,微微呼吸,这正是养碗莲所要的效果,它可以惹得文人喜爱地看,一阵子的欢喜,一袖子的怜爱。

中国文人向来寄情于大山水,又喜欢清新文艺小天地。养一清浅碗莲,有莲的清水里,同样也能养一碗月,莲、月风雅,共映于一只宽腹青瓷大碗中。



寻芳

李陶
摄

家乡的黄花菜

曾艳兰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不管走多远,家乡那满眼的黄花菜和黄花菜的味道,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黄花菜瘦肉汤,母亲做这道菜时,哪怕隔两三个屋子都能闻到那让人垂涎的香味。黄花菜瘦肉汤特别好喝,既有肉汤浓浓的鲜美,又有黄花菜淡淡的清香。用汤拌饭,不要其他菜,就能美美地吃完一碗饭,连一点汤汁也不会剩下。

母亲做黄花菜瘦肉汤时,用的是自己种的黄花菜。母亲种黄花菜是在十月份,她先挖一个很深的土坑,在坑底撒上肥料,然后把黄花菜根放进坑里用泥土盖好。来年立春时,母亲又为种上的黄花菜根浇

上肥料,初春一到,它们就长出嫩芽来,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不过半个月时间,嫩苗就长得像韭菜绿油油的。

阳春三月,在茂盛的黄花菜叶中生长出青色的手指那么细的花茎秆,再过半月,那花茎秆就有一米高了。不几日,在青绿的花茎秆顶部分枝处就可见到一个个青黄的含苞花骨朵。五、六月一到,黄花菜地里可就壮观了,看吧,碧绿的叶子,如绿色的海洋,挺立的茎秆头上顶着黄花。

家乡祁东县的黄土铺镇,家家都种着许多亩黄花菜。到了采摘的季节,一眼望去,整个镇的土地上全是黄花菜,那美景让人叹为观止,海一样的金黄色,满山遍野

都是。

到了收获季节,哪怕是大太阳,在山腰,在田地,在路边地里,随处可见戴着斗笠摘黄花菜的农家姑娘。尽管汗流浹背,可她们的脸上盛开着笑容。

经过黄花菜地,一老远就能看到那娇艳、金黄的花朵,异常美丽,让人心情舒畅。黄花菜丛中,成群的蜜蜂和蝴蝶从早到晚地忙碌着,乘着花儿盛开,采摘属于自己的幸福。

等到秋天,黄花菜的叶子由青转黄,一米多高的青茎秆也变黄了、枯了,母亲就会把茎秆从土里扯出来,晒干后捆成一大堆挑回家当柴禾,用来烧火煮饭。

冬天一到,很多植物过不了冬,

最终生命都归于零。而黄花菜的意志很顽强,无论冬天多么寒冷,纵使它被冰雪封冻,但它宁折不屈,来年会继续倔强地发芽生长。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不管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只要根还在,它就会顽强不息地成长,百折不挠。

它多么像家乡的人们呀!黄花菜不惧严寒,不畏酷暑地枯了又生,生命力之顽强让人肃然起敬。黄花菜让我起敬的还有它那无私的精神,它开的时候是花,吃的时候是佳肴,用的时候是良药。

我爱家乡的黄花菜,我爱它那顽强的意志,我爱它那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我爱像黄花菜一样的人,我也愿做一朵黄花菜,为故乡增添颜色。